

# 致敬不惧“烤”验的“最美劳动者”

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(记者樊曦)立秋已过,但全国多地气温仍居高不下。面对高温,许多一线劳动者扎根基层,坚守岗位,用汗水和辛勤诠释劳动的意义。他们虽然普通,却是人们身边的“最美劳动者”。

## 不惧“烤”验的道路建设者

在成都市高新区,负责羊西线改造工程的工人们迎来了一年中最“烤”验人的时候。

作为中铁二十三局羊西线改造项目生产副经理,46岁的冉启军带领团队顶着高温,在施工现场认真检查着各项工序。

“不仅要盯好项目进度,还要负责质量安全、文明施工、生产协调各个方面。”冉启军说,羊西线是成都市通往川西的重要通道,改造完成后将形成快速通行能力,其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,一点都不能马虎。

早上8点,冉启军就召集生产技术人员召开早会,部署一天的工作。到了晚上6点半,他还要组织大家召开生产配合协调会,总结当天的工作,明确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,并提出第二天的工作安排。

两个会议期间,冉启军除了中午吃口饭,几乎没有时间休息。作为现场第一负责人,工地上哪儿有问题,他就得赶到哪里。“像改造道路,路面上各种管线密布、错综复杂,牵涉的单位也多,需要把以前分散的各种管道集中安装到预制管廊里。一节管廊4米长,14吨重,管节安装是否到位,沉降控制如何,对接得好不好,防水做得够不够,都会影响地下工程的质量。”冉启军说。

工地24小时施工,工人是两班倒或三班倒,而冉启军几乎就是一个班,晚上十一二点下班是常事,有时甚至得通宵工作。3公里长的施工区段,平均一天他要来回走两三趟,最少的时候也得走上两万多步。

“施工嘛,苦一点累一点很正常。我的职责就是把活干好,把道路建好,让大家顺畅出行。”冉启军说。

## 山间穿梭的电力巡线人

40岁的周明波,是国网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输配电运检中心的一名巡线员。近期,高温、暴雨等极端天气持续不断,家家户户进

入用电高峰期,对电网设备、电力线路加强安全巡视,变得格外重要。

“现在天气炎热,安全不确定因素多。我们就加大线路巡视的频次,多看一点,多检查一遍。”周明波说。

当地110千伏鳌鹤甲线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。这条线全长60余公里,有200余座铁塔,其中有40余座铁塔处于山间和荒野地头。

背上测温仪、测距仪,带上防蚊虫药品,高温“烤”验下,周明波带着团队徒步走,一公里一公里巡视检查。“这条线路我们平时是一个礼拜巡视一次,高温下用电负荷大,我们就一两周来两次。由于山路上平时没人走,这条路很多地方都是我们自己开辟出来的。”周明波说。

工作18年来,周明波始终秉持高度的责任心。“由远及近仔细看,从上到下全过目”“左三圈右三圈,各个角度都看见”,他总结的实践经验,被班组每个人熟记于心。

他说:“无论是塔下基础还是塔上金属附件,只有从所有角度确认了设备安全,才是真的安全。”经年累月,周明波将自己责任区内的所有输电线路的每座铁塔都刻在了脑子里。

检查完40多座铁塔,常常需要几个小时。一天下来,走上几万步轻松平常。太阳炙烤下,衣服基本是湿了干、干了又湿……在辖区内111条输电线路1419公里的路程中,都留下了周明波和队友们的足迹。

合肥经开区万纬物流园里,“90后”卡车司机花果也刚刚完成一趟运送空调的订单。给千家万户送去清凉,留给自己的却是逼仄而炎热的驾驶室。

与花果不同,花果不跑长途,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卡车在当地物流园和工业园之间来来回穿梭,一个月要跑上百趟,“算下来和跑长途的距离差不多了。”

他一饮而尽只剩小半瓶的矿泉水,告诉记者,像这样两升装的水,他一天能喝4瓶,“城里开车反而更累,一趟下来全身湿透了。”

约20米。在骄阳的炙烤下,道砟、钢轨热得发烫。虽然天气预报当天气温为33摄氏度左右,但股道里的温度至少有四五十摄氏度。

“列车接续时间紧的时候,要在股道里连续待一个多小时。”老唐说。老唐名叫唐学文,今年59岁,2009年开始干上水工作,每人负责4到5节车厢的给水工作。

上水作业是在轨道之间的步道进行的,水井分布在股道边,相近的水井间隔为

# 两位卡车司机的烈日“奔跑”

高温黄色预警第二天,49岁的卡车司机龚关结束了2000公里的旅程,从福建厦门回到位于安徽合肥的漕冲物流园。

正午太阳最毒,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,习惯性熄火省油的龚关架不住汗流浃背,重新发动了汽车,车载空调的徐徐凉风让他感到难得的惬意。

“加上休息,一路用了30多个小时。”龚关指了指驾驶座后排,这里被改造成一个移动的家:吊灯、毛毡、小电扇一应俱全。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,他用这些熬过夏夜。

这是卡车司机最难熬的季节。车厢里虽躲得了风吹雨淋,却免不了日晒炎炎。“车里存不住吃的,一日三餐只能在服务区停靠,有啥吃啥。”龚关说。

合肥经开区万纬物流园里,“90后”卡车司机花果也刚刚完成一趟运送空调的订单。给千家万户送去清凉,留给自己的却是逼仄而炎热的驾驶室。

与花果不同,花果不跑长途,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卡车在当地物流园和工业园之间来来回穿梭,一个月要跑上百趟,“算下来和跑长途的距离差不多了。”

他一饮而尽只剩小半瓶的矿泉水,告诉记者,像这样两升装的水,他一天能喝4瓶,“城里开车反而更累,一趟下来全身湿透了。”

约20米。在骄阳的炙烤下,道砟、钢轨热得发烫。虽然天气预报当天气温为33摄氏度左右,但股道里的温度至少有四五十摄氏度。

“列车接续时间紧的时候,要在股道里连续待一个多小时。”老唐说。老唐名叫唐学文,今年59岁,2009年开始干上水工作,每人负责4到5节车厢的给水工作。

约20米。在骄阳的炙烤下,道砟、钢轨热得发烫。虽然天气预报当天气温为33摄氏度左右,但股道里的温度至少有四五十摄氏度。

“列车接续时间紧的时候,要在股道里连续待一个多小时。”老唐说。老唐名叫唐学文,今年59岁,2009年开始干上水工作,每人负责4到5节车厢的给水工作。